

荡摇寇摇志

结水浒全传

山阴忽来道人俞万春仲华甫手著

摇摇这一部书，名唤作《荡寇志》。看官，你道这书为何而作？缘施耐庵先生《水浒传》并不以宋江为忠义。众位只须看他一路笔意，无一字不描写宋江的奸恶。其所以称他忠义者，正为口里忠义，心里强盗，愈形出大奸大恶也。圣叹先生批得明明白白：忠于何在？义于何在？总而言之，既是忠义必不做强盗，既是强盗必不算忠义。乃有罗贯中者，忽撰出一部《后水浒》来，竟说得宋江是真忠真义。从此天下后世做强盗的，无不看了宋江的样：心里强盗，口里忠义。杀人放火也叫忠义，打家劫舍也叫忠义，戕官拒捕、攻城陷邑也叫忠义。看官你想，这唤做甚么说话？真是邪说淫辞，坏人心术，贻害无穷。此等书，若容他存留人间，成何事体！莫道小说闲书不关紧要，须知越是小说闲书越发播传得快，茶坊酒肆，灯前月下，人人喜说，个个爱听。他这部书既已刊刻行世，在下亦不能禁止他。因想当年宋江，并没有受招安、平方腊的话，只有被张叔夜擒拿正法一句话。如今他既妄造伪言，抹煞真事。我亦何妨提明真事，破他伪言，使天下后世深明盗贼、忠义之辨，丝毫不容假借。况梦中既受囑于真灵，灯下更难已于笔墨。看官须知：这部书乃是结耐庵之《前水浒传》，与《后水浒》绝无交涉也。本意已明，请看正传。

第七十一回 猛都监兴师剿寇 宋天子训武观兵

话说梁山泊上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，当夜做了一场凶梦。梦见长人嵇康，手执一张弓，把一百单八个好汉，都在草地尽数处决，不留一个，惊出一身大汗。醒转来，微微睁开眼，只见“天下太平”四个青字，心头兀自把不住的跳，想道：“明明清清是真，却怎么是梦？”披衣坐起，看桌子上那盏残灯半明不灭，便去剔亮了灯。再看那四壁静悄悄地，只听得方才那片哭声，还在耳边，真个不远。卢俊义大疑，道：“怕他真有此事！”跳下床来，走到房门边细听，越听越近越不错，只在房门外天井里，哭得好不悲伤。卢俊义大怒道：“有鬼么，我此刻还怕他是梦！”便去床上拔了腰刀，右手提著，左手去拔了门闩，拽开房门，大踏步赶出天井里看时，只见满庭露气，残月在天，那片哭声兀自在青草里。卢俊义直赶到外边一看，吓，原来是青草堆里许多秋虫，在那里唧唧嘈嘈的乱鸣乱叫。卢俊义看了一转，走进房来，把房门仍就关上，把腰刀插好了，坐在那把椅子上，灯光下想将起来，好不凄惶，叹口气道：“再不道我卢俊义今年三十三岁，却在这里做强盗。梦虽是假，若只管如此下去，这般景象难保不来。招安不知在何日。可恨那班贪官污吏，逼到我这般地位！今日如果做得成，亦未尝不妙。”听那谯楼更次，已是四鼓一点。又想了一回，只得上床去睡，

翻来覆去那里睡得著。听著更鼓，渐渐五点，正要睡去，忽听外面人声热闹。

卢俊义听了半歇，愈加惊疑，正要起身去看，房门外一派脚步声，已赶到房门前，乱敲乱叫道：“卢头领快起来！”卢俊义吃了一惊，跳下床来，忙问甚事。外面两三个人应道：“头领快来，不好了！”卢俊义大惊，一面开门，一面问道：“甚么事不好？”那四个外护头目道：“忠义堂上火起了，正烧著哩！”卢俊义听说是火起，反倒放了心，随那几个头目赶到忠义堂前，只见蒸天价的通红，那面替天行道的杏黄旗，已被大火卷去，连旗竿都烧了。宋江同许多头领，立在火光里，督押火兵军汉，各执救火器具，乱哄哄的扑救。那火那里一时救得灭，只见哗剥爆响，黑烟红焰，火片火鸦，翻翻滚滚的只顾往天上卷去。西风又大，烈焰障天，残月曙星，都无颜色。那些水龙水箭，横空乱射，好似与他浇油，满地下的水淋得象河里一般，那火总不肯熄。只见公孙胜打散头发，仗剑喷水，驱那力士天丁就掇泊里的水来泼。虽有几处乌云肯拢来，怎当得火势甚盛，反把乌云冲散，落下来的没得几点，全不济事。公孙胜只顾踏罡步斗，诵咒催逼。直到天色大明，火势已衰，那乌云方得盖紧，大雨滂沱，泼灭了余火。及至太阳出来，忠义堂已变了一片瓦砾白地。那两边的房屋，也不免延烧了几处。众军汉把一切器具，及各头领的箱笼什物，仍搬归原处。

宋江到后面厅上坐落，大怒，叫把忠义堂上本夜值宿的两个头目、三十个军汉，一齐拿交铁面孔目裴宣严讯，因何失火，立等回报。山前山后各处头领，已自得知火起，不敢擅离职守，都差人来禀安。少刻，裴宣亲来颤覆：“严讯两

个头目，都供称四鼓时候看见一个人，身子甚长，手执著一张弓，走上忠义堂来。众人喝问，那人并不答应。上前去捉他，却不见了。正骇异间，不知怎的却火起。又严讯众人，都这般说。只有几个睡着的说不知情。”卢俊义在旁边听得，心中大惊。众头领也都骇然。只见宋江道：“这厮们眼见是不当心，不知薰蚊烟，煮饮食，走了这火，却将这荒唐话来支吾。竟照我们定的条律，凡失火烧毁忠义堂、忠义堂上房，及军营内烧毁中军帐房，不及令旗、令箭、兵符、印信者，不分首从，皆斩立决律，斩立决。”说罢，便伸手去案上取那面刑人的白旗，拔下来掷去，就叫裴宣典刑。卢俊义忙上前止住道：“哥哥容禀：这事委实蹊跷。小弟四鼓之时，也得一梦。梦见一个长人，执弓到忠义堂，醒来便已火起。正与头目、军汉们的口供相符，恐真有别情。”宋江笑道：“兄弟，这班男女，你救他则甚！我若赏罚不明，何以令众。”遂不听卢俊义的话，催裴宣斩讫报来。裴宣只得拾起那面旗来，走出去。只听得辕门外炮响，须臾血淋淋的三十二颗首级献于阶下。

裴宣缴令毕，宋江吩咐将首级去号令了，对众头领道：“皆因我宋江一个人做下了罪孽，平日不忠不孝，以致上天降这火灾示警。倘我再不改，还望众弟兄匡救我。”众头领道：“兄长过谦。”吴用道：“那日识天书的何道士在山上时，曾对小可说起。他说深明堪舆相地之术，说这梁山本是廉贞火体，那忠义堂紧对山前南旺营，门壁朱红的，又是甚么祝融排衙，今年七月尽，防有火灾。小可以为无稽之谈，不放在心。今日果应其言，何不再叫他来问一声？”宋江道：“军师何不早讲？”便差人赍带银两，去聘请何道士。

这里山前山后众头领差来禀安问候的，络绎不绝。宋江也辞了众人，去上房里禀了太公的安。

不两日，何道士请到。宋江请他进来，见礼毕，赐坐。宋江问起忠义堂将要动工，却如何起造。何道士道：“小道前日在此，曾对吴军师说起，七月大火西流之时，忠义堂必有火灾，今日果应。将来造时，不可正出午向，须略偏亥山巳向，兼壬丙三分，大利。四面都用厂轩，露出天日。比旧时低下三尺六寸。门壁不可用红，即使仪制如此，也须带紫黑色，不可全红。‘忠义堂’三字，旧用全红金字，今须绿地黑字。如此起造，不但永无凶咎，而且包得山寨万年兴旺。”宋江大喜，便邀何道士同一干头领，到那忠义堂屋基地上。那瓦砾已自打扫干净，何道士就在空地上安放罗经，打了向桩，另画了四至八道的界限。都毕，宋江设筵款待。宋江闲问道：“山下近来有甚新闻否？”道士道：“别的没有，只有近来一个童谣，不知怎解。”便说那童谣道：“‘山东纵横三十六，天上下来三十六，两边三十六，狠斗厮相扑。待到东京面圣君，却是八月三十六。’人都解他不出。”宋江笑道：“‘东京面圣君’，明明是应我们将来受招安之意。”吴用道：“谣里之言，共四个三十六。那三个正应我们现在一百八人之数，还有一个，想是未来的弟兄之数。”宋江便邀何道士入伙。道士道：“深蒙头领雅爱，只是小道有个老娘，染患疯瘫之症，不能起床，受不得惊恐。先父歿了多年，兀自未曾入土。更加家兄出仕在外，恐连累他。”宋江道：“既如此说，待令堂归天之后，邀令兄同来聚义。”何道士欣然应了。宋江将金帛谢了道士，便叫道士一发择个吉日兴工。那道士把左手五个指头掐了一回，选就了一个黄

道吉日。

当日，宋江著人送道士下山，便叫青眼虎李云采办木料砖石等物，依吉日动工起造，直至十二月方才落成。依旧金碧辉煌，焕然一新，仍竖起替天行道的杏黄旗。忠义堂两边又造了两座招贤堂。凡有以后入伙，在一百八人之外者，便都在招贤堂上，依先后入门排坐位。众头领连日庆贺欢饮。

那梁山泊一百八人，自依天星序位之后，日日兴旺，招兵买马，积草屯粮，准备拒敌官军，攻打各处府厅州县的城池。自那徽宗政和四年七月序位之后，至五年二月，渐渐聚到四十五六万人。连次分投下山，打破了定陶县；又渡过魏河，破了濮州；又攻破了南旺营、嘉祥县；又渡过汶水，破了兖州府、济宁州、汶上县。宋江又自引兵破了东阿县张秋镇、阳谷县。各处仓库钱量，都打劫一空，抢掳子女头口，不计其数，都搬回梁山泊。吴用又劝宋江说：“孤山恐难久守，择平地州县有形势之处，把据几处不坊。”宋江便教豹子头林冲，带领赤发鬼刘唐、摸着天杜迁、云里金刚宋万、操刀鬼曹正，带八万人马，镇守濮州；双鞭呼延灼，带领天目将彭玘、百胜将韩滔、圣水将军单廷珪、神火将军魏定国、活阎婆王定六、险道神郁保四，带九万人马，镇守嘉祥县，兼管南旺营。其南旺营，便是单廷珪、魏定国带领王定六、郁保四驻扎。八字大开，向著东京。各处的官军，那里敌得过他。四方的亡命强徒，流水般的归附梁山。看官，数与你听：都是沂州府管下青云山，江南冷艳山，直隶盐山，青州府管下清真山。那几处的强徒，都倚仗著梁山作主，年年进纳供奉。

别处且不题，单题那盐山上四个为头的最利害。一个叫

做金毛猿施威，本是个私商头脑，因醉后强奸他嫂子，他哥哥叫人拿他，他索性把哥哥都做手了，逃来落草；一个叫做毒火龙杨烈；一个叫做截命将军邓天保；一个叫做铁枪王大寿。四个都是狼躯虎背的好汉，擎山倒海的英雄，同心合意，统著四五千喽啰，据著盐山。梁山泊的党羽，此一处最强。

那时正是政和五年二月下旬，梁山上宋江、吴用正同众头领商议大事，忽报上来说：“直隶盐山有公文到，差体己人在此。”宋江唤入。那人进来叩首毕，递上公文。拆开看时，上面说：“东京蔡京，因大寨破了大名府，擗掇赵头儿，起二十万大兵，要来侵伐大寨。隆冬不便兴兵，今年春暖，官家日日操演人马，不日就要起兵。”宋江道：“我们早知道了，正在此要差人去探听备细。”那来人又呈上一封信，上写着施威等于正月间攻打南皮县，吃沧州、东光两个兵马都监，一个是邓宗弼，一个是辛从忠，引兵杀败，“我兵即忙即回，叵耐那两个都监，引二千多官兵，逼到盐山。我军连战不利，乞大寨救援。”宋江、吴用都吃一惊。宋江叫那来人且退，同吴用商量道：“施威等已归附我们，为我们的辅佐，不能不去救他；东京又来，怎好？”吴用道：“那怕东京二十万来，对付得他，只不知是何人为将。施威受困，如何不去救！就差美髯公朱仝、插翅虎雷横，带一千兵马，明日就动身。东京之事，差戴院长带一个伴当去打探详细。”只见徐宁说道：“小弟在东京，有个至交朋友，姓范，名天喜，现在蔡京府里做旗牌。小弟修一封信去，劝他入伙。戴院长就在他那里好居住。”小霸王周通道：“说起范天喜，我在东京时也认识他，我便同戴院长去。”宋江大

喜，便教徐宁快修起书来。吴用道：“不必请他上山，就教他在东京。戴院长来往，好在他家歇脚。这里财帛照股分与他。”

到了次日，朱仝、雷横点齐人马，正要起身，忽报盐山又有紧急公文到来。宋江取来拆看，上写着：“邓宗弼用埋伏计，施头领遭擒，共伤了八百多人，求大寨速发救兵。”宋江、吴用都大惊。宋江便要亲自去救，吴用道：“哥哥岂可轻动！”便传令教再添霹雳火秦明、急先锋索超二位头领，再加一千人马，一同速去。李逵也要去，吴用道：“东京兵马便来，正有用你处。”止住了他。又叫戴宗、周通亦同往：“如无大事，便往东京；倘有缓急，速来通报。”

六位头领一齐辞了宋江，带领二千人马，星夜飞奔盐山，一路秋毫无犯。不日到了盐山，邓天保、王大寿下山来迎。六个头领见那二人同喽啰都挂著孝服，连忙惊问，方知毒火龙杨烈，前日上阵，中了辛从忠的飞标阵亡，只夺得没头的尸首回来。秦明听罢大怒，道：“我们都不要上山，就去厮併他。倒要看怎样一个邓宗弼、辛从忠！”索超也要去。朱仝劝道：“孩儿们辛苦了。”雷横道：“天色已晚，何争一夜。”邓王二人俱劝道：“诸位鞍马劳顿，且请少歇。”都一齐上山。邓王二人吩咐杀牛宰马，与众人接风，犒赏三军。那杨烈的尸身已用香木刻了头颅，盛殓好了。秦明动问邓宗弼、辛从忠二人的形状，邓天保道：“那两个都是北京保定人。那邓宗弼身長七尺五六寸，使两口雌雄剑，各长五尺余；那辛从忠使丈八蛇矛，身長八尺。”王大寿道：“那辛从忠一手好飞标，杨二哥正被他伤。”秦明、索超听了，恨不得天就亮，吃饱酒饭，气忿忿的都去睡了。

一早起来，众好汉吃些饮食，只留戴周二人守寨，其余六个好汉，点起了喽啰，到官军营前挑战。邓宗弼、辛从忠正领了人马要来厮杀，恰好两阵对圆，邓辛二位英雄威风凛凛立马阵前。那邓宗弼头戴乌金盔，身穿铁铠，面如獬豸，双目有紫棱，开阖闪闪如电，虎须倒竖，腕下挂著霜刃雌雄剑，座下惯战嘶风良马。那辛从忠面如冠玉，剑眉虎口，赤铜盔，锁子甲，骑一匹五花马，手挺丈八蛇矛，腰悬豹皮标囊。两个英雄立在阵上，分明是两位天神，一齐大叫道：“杀不尽的草寇快出来！”那边秦明脑门气破，不待布阵完，飞马先出，大叫：“认得霹雳火秦明么！”邓宗弼大骂道：“背君贼子，还在人间！”秦明大怒，直取邓宗弼，宗弼舞剑敌住。索超亦拍马上来夹攻，辛从忠出马来迎。两边阵上战鼓齐鸣，喊声大振，朱仝、雷横、邓天保、王大寿一齐都出。只见邓宗弼剑光落处，把秦明的马头砍落。秦明掀下地来，幸亏朱仝马到，救了回去。五个好汉攒那两个英雄。秦明飞跑回阵，换了马重复出来。正酣战间，忽然天色变了，风雷大起，骤雨、雹子一齐下来，两边只得收了兵。到晚来风雨甚大，一连三日不止。邓宗弼与辛从忠商量道：“我兵粮草将完，这雨看来一二日不能止，器械都湿透，他那厮又来了帮手，不如权且收兵。”从忠道：“他来追怎好？”宗弼道：“我已安排下了。”都依计而行，把施威的槛车钉坚固了，用木桶盛了杨烈的首级，连夜冒雨退兵。

去了四日，秦明等方哨探得是个空营，悬羊击鼓，虚插旌旗。众好汉要追赶，探得已是去远，众好汉都望西痛哭而回。秦明、朱仝道：“这厮必把施大哥解赴东京。这里去劫，路又不便。叫戴宗、周通速去东京托范天喜，万一有门

路救得，亦未可定。”戴周二入忙作起神行法来，冒雨而去。秦明等一面申报梁山，恐官兵再来。又住了几日，天已晴明，恰好梁山上探问信息。秦明先发文书禀覆，对邓王二人道：“待回大寨与公明哥哥、吴军师商量，替二位头领报仇。”却同了索超、朱、雷等，带了本部兵马，快快而回。

却说邓辛二将亲自断后，将施威正身、杨烈首级直解到景州来。天色晴正，景州太守大喜，一面详报冀州留守司，一面加派得力将弁，多添军健，一同解到冀州。邓辛二将把本部人马都安顿本营，自己带了随身兵役将弁，一路小心解去。冀州留守司听说拿了施威，斩了杨烈，大喜，亲出郊外迎接。邓辛二人忙下马施礼，随著留守司进城。看的人成千成万，都说道：“害人强贼，今番吃拿了。这厮一身横肉，正好喂猪狗！”施威在槛车内骂道：“待老子二十年后，再来收拾你们！”又看了邓辛二人道：“这两位将军好了得！”留守司与他们把了下马杯，簪了花。邓辛二将又把那活擒的二百多人，并首级五百余颗，都一发献上。留守司先把施威收入死囚牢里，对邓辛二将道：“二位将军战阵辛苦！本司这里先申奏朝廷，从优保举。贼犯我自拨干员解到东京去，二位将军回营候旨。”二将谢了，自回沧州、东光去。

留守司传令，把那二百多喽啰，分绑各城门，尽行斩首；并那五百余颗首级，都去号令。把那施威取出来，并那杨烈的首级，俱派上等将校，多带官兵，解去东京。一面又檄各路营汛防护，那个敢来抢夺。一面写了奏章，少不得把自己也叙些功在里面。

那日天子正同枢密院、兵部商议征讨梁山的庙算，接到

冀州留守司这道本章，龙颜大悦，也不交兵部议奏，自提御笔，降旨升授邓宗弼为天津府总管，辛从忠为武定府总管，就著来京引见。部下将弁，照例升赏；官兵有功者擢升，死伤者轸恤，其余都赏钱粮三个月。又赏二将白银各一千两，玉带各一围。冀州留守司、景州太守，亦各加恩。又谕众臣道：“武将擒斩盗贼，本不为十分奇异。朕特念方当大阅发兵之际，此二将却深慰朕意，不能不破格鼓励，非朕滥恩也。”便传旨将杨烈首级号令，施威交兵刑二部审讯了，押去市曹凌迟处死。

那时戴宗、周通已早到了范天喜家，知道这事，大家只叫得苦，那里去寻门路救他。只得同范天喜商量，偷得些残骨碎肉瘞埋了。戴宗、周通都催范天喜速去打听，几时兴兵，将帅是那几个，“早早付回信，弟等要回去了，公明哥哥十分盼望。”天喜道：“里面机密得紧，实无处打听。据蔡京的意思，恨不此刻便到梁山泊，但不知官家的意思怎么。明日是蔡京代天检阅的日子，我和二位打扮了混进御教场探听，或者得他些口风。明日却不是我的班期，没公事缠障，再借两面腰牌与二位。”

次日一早，范天喜叫戴周二人一同公人打扮，带了腰牌，出了神武门，到御教场来。将近教场，只见许多披甲顶盔的已是纷纷走动。到得教场偏门首，把门的见他们是做公的，验了腰牌，都放了进去。范天喜低声对二人道：“若是官家亲来，我们却不能进来。”三人到里面看时，只见那御教场十里正方，周围四十里，开方一百里，团团红墙围著。演武厅乃是九间大殿，朱门黄瓦。面前华表石兽，文石龙墀，都有朱红栅栏护著。左首将台上竖著一枝冲霄拔地的黄

漆旗竿，上有一面杏黄旗；又一枝红旗竿，比那黄的短得一半，上有一面红旗，大大书著一个“帅”字，都随风荡漾。台上许多军官，全装盔甲，立著看守。那架子上许多鲜明杂色令旗，又有乐器金鼓。台下如意顶帐篷内，端坐著掌旗鼓的兵部尚书，旁边无数人伺候著。中间一条黄土甬道，从龙墀起，望过去杳杳茫茫的，直接到照墙边。照墙上好似彩画著五云捧日。那时太阳离地，晓雾尽散。教场里静荡荡的，存著那二十万大军，毫不挨挤。只见那些军官兵丁，都全装著，却不归队伍，也有立的，也有走来走去的，也有坐在草地上说话的，纷纷乱乱。那些战马都背著鞍鞵，散放著地下啃青。那些大纛旗帜，却都归队伍，按方位齐齐整整的插在地下。又只见密密层层，成千成万，无数的帐房，一带一带的鱼鳞也似比著。说不尽那旌旗耀日，剑戟如林。

范天喜要引著二人到上面丹墀上去看，关防得紧，那里敢上去，止好在那外边各处探看。正看时，只见远远地照墙脚边一骑马飞上来，须臾到教场中心。乃是知阁门事的军官，手执一面黄旗，传谕道：“车驾启行！”那教场里各路将弁，都云收雾卷的归回本阵，排齐队伍，对面立著，露出当中的一条御道。少刻，照墙外又来了一阵马上官员，飞奔上来，都是御前供奉捧日、天武左右四厢亲军，转到九间大殿后面去了。又等了许久，只见照墙边浓烟冲起，扑通通的九个号炮响亮，鹵簿仪仗到来。教场里静悄悄的，谁敢做声。御前驯象一对一对的，从照墙两边分头进来。象队之后，都是神龙卫兵马，豹尾枪排得麻林也似。羽林军后，尽是左右金枪班。殿上撞钟伐鼓。这边将台上大吹大擂，鼓角齐鸣。兵部尚书率领部属，都到甬道边立著，伺候接驾。金

枪后面，黄罗伞盖，龙凤旌旗，自有那些内官掌管。当朝太师蔡京，全身朝服，骑著高头大马，做那车驾的前驱。一派仙乐嘹亮，提炉内龙涎香袅，导引著九龙宝辇。那辇却是空的，官家并不亲到。辇内一张金龙交椅上盖著龙凤披罩，三十六个校尉抬著那辇。陪辇大臣，乃是同平章事赵忭、领枢密院事枢密正使童贯、经略大将军种师道、殿帅府掌兵太尉高俅。辇后又有无数随扈的精兵猛将，按部随班进教场来。二十万天兵，分两边齐齐的俯伏。蔡京到龙墀边下马，就那御道右边，与兵部尚书对面跪下；赵忭、童贯、种师道、高俅都按本位，夹御道跪下，俯伏接驾。法驾直上正殿，转身朝外大座。龙墀下又飞起九个号炮。鼓吹已罢，蔡京等众大臣都上金阶，依班舞蹈毕，分列左右。蔡京代天宣旨发放，当驾官高喝“起去”。二十万天兵齐呼“万岁”，震天震地的一声，一齐立起。卤簿仪仗分头撤去。各营兵马倒卷下去，各归本营。那些帐房都变了十八座大营，中间一座御营。霎时间二十万众收尽，营门都闭，教场里不见一个兵马，静荡荡的只有十九个大营寨。

戴周二人都把舌头伸出缩进。范天喜轻轻的道：“就要操大阵也。”许多时，只见那兵部尚书顶著阵图册本，到龙墀上跪著进上，当驾官接了去。殿上喝声“下去”，兵部尚书便到将台上伺候。须臾蔡京代天传旨，喝叫“开操”。只见种师道、高俅二人，早已捧著那上用的令旗、令箭，齐到将台上来。兵部尚书领了旨，就传令开操。将台下又一连三个号炮响，鼓角齐鸣，那两旁十八座营门大开，马队当先，徐徐而出；到了界限，一声鸣金，齐齐的收住。只见三通鼓罢，将台上黄旗招飐，马军队站在第一层；红旗招飐，大炮

鸟枪队站在第二层；蓝旗招飏，弓弩队站在第三层；黑旗招飏，刀牌队站在第四层；白旗招飏，长枪队站在第五层。二十万兵马共作五层，旌旗飘动。那阵的后面又有许多大纛，都是各营压阵的大将，齐对殿上立著，只等号令下来。只见那黄旗忽地分开，那些马军队泼刺刺分头撤去，绕著抄到大阵后面去了，露出大炮鸟枪来；一声号炮，红旗往下一压，阵后战鼓催动，阵前枪炮齐发。那一片声响，好一似地裂山崩。

看官，那大炮、鸟枪一切火器，实是宋末元初始有。以前虽有硫黄焰硝，却不省得制火药。《格致镜原》称吕望作大铳，此语失据。如果吕望所作，春秋无数战阵，何不一见？《六韬》内天潢、飞楼、云梯之类都说起，何无一语及铳礮？即使《六韬》后人伪托，总在吕望之后。或又云范蠡作大礮，亦非。按礮系砲本字，汉以前无此字。范蠡不过以机运石，后人目之曰礮，乃是石礮，非今之火炮也。总之，但看许洞《虎钳经》可以知矣。《虎钳经》并不语及火药铳礮。许洞系南宋人，南宋时尚无此物，况北宋徽宗时乎？今稗官笔墨游戏，只图纸上热闹，不妨捏造。不比秀才对策，定要认真。即如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前传》亦借此物渲染，是书何必不然？不要只管考据，且归正传：

那官军一阵枪炮放毕，大阵移到第二进；又依号令，再放一阵枪炮，大阵移到第三进。话休絮烦，递连移到第九进，放了九阵枪炮。到那第九进上，红旗霍的往地下一扫，竖起来，只见信炮飞起，阵里鼓角齐鸣，枪炮兵按著连环步位，递放那连环枪炮，乒乒乓乓，好似数万雷霆霹雳一齐崩炸，震得那教场里的地都有些动摇。鸣金一声，一齐收住，

寂然无声。红旗又是一掠，那大炮不动，连环枪直卷上来，直打得烟尘障天，黑烟内电焰乱射。二十万天兵都裹在浓烟里面，那里还见一个人影。红旗一拂，鸟枪都退。只见蓝旗竖起，弓弩手往浓烟里拥出，万弩齐发，那乱箭如飞蝗骤雨一般。将台下信炮连催，黑白旗起，长枪随刀牌一齐杀出。黄旗又起，马军分两翼抄出阵前，对仗厮杀。枪炮兵去那两下埋伏，齐震一声，马军都两边分散。将台上磨动那面五色总旗，一片锣鸣，吹打得胜鼓乐，大炮、鸟枪、弓弩、刀牌、长枪都收住了，各归部伍，齐齐立起八个方营。大吹大擂，按著次序，缓缓归营，营门都闭了。御营里中门大开，里面设立龙凤仪仗，黄钺白旄，听得那笙箫管龠，奏动细乐，仙音嘹亮，悠悠扬扬的。忽然营门又闭，御营内连珠炮响。一声呐喊，海覆江翻，八营兵马随著旌旗飞出，把御营护住，翻翻滚滚结成一个大方阵。御营里一个号炮，那些大炮、鸟枪刮刺刺的从东北往西南上，流水也似的赶过去，那片声音殷殷的往四面山里卷了去。又一个号炮，仍从西南往东北赶过来。如此三转，一齐呐喊，战鼓齐鸣，仍归到起先接驾的所在，队伍齐齐整整的立著。那御营并八个大寨都不见了，教场中间又起一面大红猩猩旗，上面写著“天下太平”四个大金字。将台上下画角吹动，一齐奏那四海昇平的乐。只见旌旗翩翩，春风荡漾，鞭敲金镫，草衬马蹄。

兵部尚书传令操演龙虎杂阵，云梯技击。号令方下，照墙边一马飞来，一个将官手执黄旗，叫道：“圣旨下！”须臾，几个内相骑著马，顶个黄包袱进来，众大臣接上殿去，开读圣旨云：“后宫诞生皇子，著停操演三日。旨到，未操的阵都免。著蔡京宣旨发放。公卿大臣，由三品以上，令赴

龙符宫赐筵。各营将弁军校，著枢密院会同户兵二部，候旨赏赉。”群臣谢恩毕，内相先回。蔡京等伺候法驾回銮。卤簿仪仗排齐，种师道、高俅缴旨毕，蔡京等仍就陪辇。扑通通九个号炮，殿上钟鸣鼓动，法驾启行。殿前并那将台，军中的鼓乐一齐奏动，二十万天兵仍就俯伏送贺；御前供奉官员，齐随驾出。照墙边号炮九声，法驾出了教场，官兵齐呼万岁，立起身来。兵部尚书传令发放，只听得地动山摇的一声呐喊，将台下三个号炮，金鼓齐鸣，鼓乐喧天，奏动《将军得胜令》，倒卷珠帘，星移斗转的收了阵势，霎时散尽。兵部尚书大摆头踏，鸣锣喝道的也去了。范天喜等趁哄齐出了御教场。戴宗、周通都魂惊魄荡，暗暗的咂著舌头道：“果然利害！把我们山泊里的操演，直比得没了。如果真来征讨，这般军威，如何敌得？”

却说众大臣齐赴龙符宫恭贺天喜。天子赐筵已罢，对兵部尚书道：“一切庆典，朕已委派众卿。惟官兵赏赉，卿去查核调停，务须都沾实惠，不可致有侵蚀。”兵部尚书领旨。童贯奏道：“官家诞生圣嗣，业已恩赦各犯，梁山泊宋江，亦祈圣恩缓征，以养天和。”天子道：“非也。梁山泊宋江，屡次抗敌天兵，罪大恶极，律无从宥。使其稍有可恕，朕亦何必为此已甚。朕已定于十六日躬行大阅，二十八日告庙誓师，四月初四日辰时出师。太师蔡京既屡请欲行，业已准其所奏。今日便加蔡京辅国大将军、鲁郡开国郡公，赠节钺，便宜行事。朕已令显谟阁学士撰露布，颁发天下。”蔡京舞蹈谢恩。高俅奏道：“官家伐梁山，当出其不意，方可取胜。若先发露布，恐走漏消息，吃那厮们防备。”天子道：“非也。两国相争，不妨各尚诈力。今梁山